



門羅的小說《忘情》很動人,故事很長,只截取一段來說。

一個女圖書管理員收到一封信,是一個飽含深情的小伙子寫的,他正在戰場上。他說他參軍之前經常在圖書館看書,其實也不全是爲了看書,主要是因爲暗戀她。

他們開始通信,從出生、成長到對文學的看法,無所不聊。女圖書管理員給小伙子回的信里,有一段話打動了我。她說:“我最喜歡的作家是托馬斯·哈代。有人批評他的作品太灰暗,但我覺得很忠於現實生活。”

門羅越往後寫,他們的感情越令人着迷。

小伙子在信里說:“有一天我去圖書館,是個星期六的下午,正巧看到你打開門鎖,一盞一盞地開燈。那時天色很暗,外面還下着雨。你沒戴帽子,也沒帶傘,頭髮被雨淋濕了。你取下髮夾,松開了頭髮。你走到取暖器前,停住腳步,甩了甩頭髮,水滴濺落在上面,發出‘吱吱’聲,就像平底鍋上的油脂。我坐在一邊,讀着倫敦《新聞畫報》上有關大戰的文章。我們相視一笑。”

對女圖書管理員來說,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面,但他的信已經成爲她生活的全部慰藉。他們滿足了彼此對愛的純粹

心裡的鉤子

渴望,又獲得了靈魂上相互抵達的歡喜。

他向她描述前線的事情,說他並不指望回家。比起死亡,他更害怕變成傷兵。他就這樣把最脆弱、最真實的地方袒露給她,她溫柔地接納。他們愛得非常激烈,就像明天會死去一樣。

戰爭結束後,她每天都在盼望來信,但是沒有。她在報紙上的陣亡者名單里找他的名字,也沒有。在流寇肆虐、街上店鋪幾乎全部關閉的時候,她決定繼續開着圖書館等他。她每天都上班,她甚至覺得他已經來了,正倚牆等她;遇到客人目光在她臉上流連,她覺得那可能是他;每次門被推響,她都害怕是他,所以鼓勵自己數到十再抬頭,以免給他留下驚慌失措的第一印象。哪怕生病,她也堅持去圖書館上班,她冒着生命危險等他,就像他冒着生命危險在戰壕里給她寫信。

在一個炎熱的午後,女圖書管理員在報紙上讀到小伙子的婚訊。在這之前的幾天,她曾在圖書館的辦公桌上收到他的字條。他說:“我參軍之前就已經訂婚了。”那一天他待在圖書館里,他們共處一室,她一直忙着整理圖書,他也不曾站到她面前,介紹自己。

“男人都這麼刻薄嗎?”女圖書管理員發問。朋友說:“他並不指望能平安回來,回來後未婚妻還在等他,他還能怎樣呢?”

一句“還能怎樣”道盡辛酸。心理學有句話說:“你心里有鉤子,別人才能往上挂東西。”(文/風箏子)

世界名人幽默智慧小集萃(連載 1)

01 丘吉爾

在二戰時,丘吉爾對保衛英倫有卓着的功績。戰後他退位時,英國國會擬通過提案,塑造一尊丘吉爾的銅像,置于公園,讓衆人景仰。丘吉爾聽後回絕道:多謝大家的好意,我怕鳥兒喜歡在我的銅像上拉屎,所以還是請免了吧!

02 羅斯福

羅斯福在當選美國總統之前,家里被竊,朋友寫信安慰他。羅斯福回信說:謝謝你的來信,我現在心中很平靜,因爲:第一、竊賊只偷走了我的財物,並沒有傷害我的生命。第二、竊賊只偷走一部分東西,而非全部。第三、最值得慶幸的是:做賊的是他,而不是我。



婚禮變奏曲



03 里根

美國前總統里根,在任初期,有一次被槍擊中,身負重傷,子彈穿入了胸部,情況危急。在生死攸關的時刻,里根面對趕來探視的太太所說的第一句話竟是:“親愛的,我忘記躲開了。”美國民衆得知總統在身受重傷時仍能保持幽默本色,康復應該指日可待。他的幽默穩定了因受傷而可能產生的動蕩局勢。發生事情的好壞不重要,重要的是從哪個角度去切入。

婚禮儀式上,牧師問大家對新郎和新娘的結合有沒有異議。假如有人認爲婚禮不該繼續下去,現在就可以站起來表態,否則就要永遠保持緘默。

台下鴉雀無聲。就在這時,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站了起來,手中抱着一個嬰兒。她慢慢地朝牧師走去。現場隨即陷入一片混亂。

新娘狠狠地扇了新郎一耳光,怒氣冲冲地跑出教堂。新郎的母親暈了過去。伴娘們飛快地朝門口跑去。伴郎們面面相覷,不知如何幫忙挽回局面。

牧師問那個年輕女人:“能告訴大家你爲什麼要走到前面來嗎?你有什么要說的嗎?”女人回答:“我坐在後面什麼也聽不見……所以想挪到前面。”

直到今天,謝晉的小兒子阿四,還不知道“死亡”是什么。大家覺得,這次該讓他知道了。但是,不管怎么解釋,他誠實的眼神告訴你,他還是不知道。

這情景,很像一群哲學家在討論死亡,而最後,評判者沒有讓他們及格。在人類一些最本原的問題上,最低智能和最高智能,首尾相銜。是啊,還能說話的人誰也未曾抵達過死亡,那又怎么說得清呢?既然說不清,那就與嚴重弱智的阿四沒有太大的差別。

十幾年前,同樣弱智的阿三走了,阿四不知道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,爸爸對大家說,別給阿四解釋死亡;兩個月前,阿四的大哥謝衍走了,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,爸爸對大家說,別給阿四解釋死亡;現在,爸爸自己走了,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,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歲的媽媽,阿四已經不想聽解釋。誰解釋,就是誰把小哥、大哥、爸爸弄走了。他就一定跟着走,去找。

阿三還在的時候,謝晉對我說:“你看他的眉毛,稀稀落落,是整天扒在門孔上磨的。只要我出門,他就離不開門了,分分秒秒等我回來。”謝晉說的門孔,俗稱“貓眼”,誰都知道是大門中央張望外面的世界的一個小裝置。平日聽到敲門或電鈴,先在這里看一眼,認出是誰,再決定開門還是不開門。但對阿三來說,這個閃着亮光的玻璃小孔,是一種永遠的等待。

他不允許自己有一絲一毫的鬆懈,因爲爸爸每時每刻都可能會在那里出現,他不能漏掉第一時間。除了睡覺、吃飯,他都在那里看。雙腳麻木了,脖子酸痛了,眼睛迷糊了,眉毛脫落了,他都沒有撤退。

爸爸在外面做什么?他不知道,也不知道。

有一次,謝晉與我長談,說起在封閉的時代要在電影中加入一點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。我突然產生聯想,說:“謝導,你就是阿三!”

“什么?”他奇怪地看着我。我說:“你就像你家阿三,在關閉着的大門上找到一個孔,便目不轉睛地盯着,看亮光,等親情,除了睡覺、吃飯,你都沒有放過。”

我又說:“你的門孔,也成了全國觀眾的門孔。不管什么時節,一個玻璃亮眼,大家從那里看到了很多風景,很多人性。你的優點也與阿三一樣,那就是無休無止地堅持。”

那時的他,拍了《牧馬人》《天雲山傳奇》《芙蓉鎮》《清涼寺的鐘聲》《高山下的花環》《最後的貴族》《鴉片戰爭》……

他在中國創建了一個獨立而龐大的藝術世界,但回到家,卻是一個常人無法想象的天地。

他與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個小孩,腦子正常的只有一個,那就是謝衍。謝衍的兩個弟弟就是前面所說的老三和老四,都嚴重弱智,而姐姐的情況也不好。

這四個孩子,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這十年間。當時的社會,還很難找到輔導弱智兒童的專業學校,一切麻煩都堆在一門之內。家境極不寬裕,工作極其繁忙,這個門內天天在發生什么?只有天知道。

我們如果把這樣一個家庭背景與謝晉的那么多電影聯繫在一起,真會產生一種匪夷所思的感覺。每天傍晚,他那高大而疲憊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門的圖像,不能不讓人一次次落淚。落淚,不是出于一種同情,而是爲了一種偉大。

一個錯亂的精神漩渦,能夠伸發出偉大的精神力量嗎?謝晉作出了回答,而全國的電影觀眾都在點頭。我覺得,這種情景,在整個人類藝術史上都難於重見。

謝晉親手把錯亂的精神漩渦,築成了人道主義的聖殿。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飯,他做得一手好菜,常常圍着白圍單、手握著鍋鏟招呼客人。客人可能是好萊塢明星、法國大導演、日本製作人,但最後謝晉總會搓搓手,通過翻譯介紹自己兩個兒子的特殊情况,然後隆重請出。

這種毫不掩飾的坦蕩,曾讓我百脈俱開。在客人面前,弱智兒子的每一個笑容和動作,在謝晉看來就是人類最本原的可愛造型,因此滿眼是欣賞的光彩。他把這種光彩,帶給了整個門庭,也帶給了所有的客人。

他有時也會帶著兒子出行。我聽謝晉電影公司的總經理張惠芳女士說,那次去浙江衢州,坐了一輛麵包車,路上要好幾個小時,阿四同行。

坐在前排的謝晉過一會兒就要回過頭來問:“阿四累不累?”“阿四好嗎?”“阿四要不要睡一會兒?”……每次回頭,那神情,能把雪山消融。

他萬萬沒有想到,他家後代唯一的正常人,那個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典雅君子,他的大兒子謝衍,竟先他而去。

謝衍太知道父母親的生活重壓,一直瞞着自己的病情,不讓老人家知道。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,然後穿上一套乾淨的衣服,去了醫院,再也沒有出來。

他懇求周圍的人,千萬不要讓爸爸、媽媽到醫院來。他說,爸爸太出名,一來就會引動媒體,而自己現在的形象又會使爸爸、媽媽傷心。他一直念叨着:“不要來,千萬不要來,不要讓他們來……”

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,周圍的人說,現在一定要讓你爸爸、媽媽來了。這次,他沒有說話。謝晉一直以爲兒子是一般的病住院,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經那么嚴重。眼前病床上,他唯一可以對話的兒子,已經不成樣子。他像一尊突然被風乾了的雕像,站在病床前,很久,很久。

謝衍吃力地對他說:“爸爸,我給您添麻煩了!”他顫聲地說:“我們治療,孩子,不要緊,我們治療……”從這天起,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醫院。

獨身的謝衍已經五十九歲,現在卻每天在老人趕到前不斷問:“爸爸怎么還不來?媽媽怎么還不來?爸爸怎么還不來?”

那天,他實在太痛了,要求打嗎啡,但醫生有猶豫,幸好有慈濟功德會的志工來唱佛曲,他平靜了。

謝晉和夫人陪在兒子身邊,那夜幾乎陪了通宵。工作人員怕這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撐不住,力勸他們暫時回家休息。但是,兩位老人的車還沒有到家,謝衍就去世了。

謝衍是2008年9月23日下葬的。不久,家鄉上虞的母校春暉中學打來電話,說有一個紀念活動要讓他出席,有車來接。他一生,每遇危難總會想念家鄉。今天,故鄉又有召喚,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。

春暉中學的紀念活動第二天才開,這天晚上謝晉在旅館吃了點冷餐,倒頭便睡。這是真

余秋雨:《門孔》



正的老家,他出走已久,今天只剩下他一個人回來。他是朝左側睡的,再也沒有醒來。這天是2008年10月18日,離他85歲生日,還有一個月零三天。

他老家的屋里,有我題寫的四個字:“東山謝氏”。

那是幾年前的一天,他突然來到我家,要我寫這幾個字。他說,已經請幾位老一代書法大家寫過,希望能增加我寫的一份。東山謝氏?好生了得!我看着他,抱歉地想,認識了他那么多,也知道他是紹興上虞人,卻沒有把他的姓氏與那個遙遠而輝煌的門庭聯繫起來。

他的遠祖,是公元四世紀那位打了“淝水之戰”的東晉宰相謝安。這仗,是和侄子謝玄一起打的。而謝玄的孫子,便是中國山水詩的鼻祖謝靈運。謝安本來是隱居會稽東山的,經常與大書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詩,他的姪女謝道韞也嫁給了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,而才學又遠超丈夫。謝安後來因形勢所迫再度做官,這使中國有了一個“東山再起”的成語。

正因爲這一切,我寫“東山謝氏”這四個字時非常恭敬,一連寫了好多幅,最後挑出一張,送去。

謝家,竟然自東晉、南朝至今,就一直定居在東山腳下?別的不說,光那股積累了一千六百年的氣,已經非比尋常。謝晉對此極爲在意,卻又不對外說。他在意的,是這山、這村、這屋、這姓、這氣。但這一切都是秘密的,只是爲了要我寫字才說,說過一次再也不說。

我想,就憑着這種無以言表的深層皈依,他會一個人回去,在一大批莊嚴的遠祖面前,劃上人生的句號。

此刻,謝晉上海的家,只剩下了阿四。他的夫人因心臟問題,住進了醫院。

阿四不像阿三那樣成天在門孔里觀看。他幾十年如一日的任務是爲爸爸拿包、拿鞋。每天早晨爸爸出門了,他把包遞給爸爸,並把爸爸換下的拖鞋放好。晚上爸爸回來,他接過包,再遞上拖鞋。

好幾天,爸爸的包和鞋都在,人到哪里去了?他有點奇怪,卻在耐心等待。突然來了很多人,在家里擺了一排排白色的花。

白色的花越來越多,家里放滿了。他從門孔里往外一看,還有人送來。阿四穿行在白花間,突然發現,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。他彎下腰去,拿出爸爸的拖鞋,小心放在門邊。

這個白花的世界,今天就是他一個人,還有一雙鞋。

能深知人性和深知生命的人,不會爲一種成功而感動,爲一時的輝煌而感動,也不會爲一種挫敗或者名望而感動。最難得的生命的初始的感動,是一種爲生命自然形態中所能承載的那些曲折,那些記憶,那些生命的每個日子中堅強面對的點點滴滴,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的感動,爲這樣一種胸懷,寬容,智慧,粗曠,豁達,乃至不死不屈,不折不撓的精神的感動。